



## 名家笔下的珠海

## 采访忆旧

□ 王海玲

现在的珠海声名鹊起,位于大湾区,宜居之城,经济发展处于一种勃勃生机状态。然而,在1985年,珠海虽贵为经济特区,却是由一个小渔村刚刚转身,那时候说到珠海,有一句生动的话语:一条马路,一个红绿灯。这说的是老城区香洲,那时的珠海在年轻的我眼里有些近乎荒凉。我记得,一天黄昏,我独自骑着自行车,由今日繁华的景山路慢慢骑至望海楼酒店,我停下,如此地空旷,此处路段一侧是海,晚霞下海面波澜不惊,辽阔大地伸向遥远的天际。我发现,我所处之地前一百米没人,后一百米也没人。刹那间,陈子昂的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”诗句涌上脑际,心下颇为苍凉。

刚来珠海,我家入住的是莲花山小区,这个小区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,一边是招聘干部陆续入住,一边是小区尚在紧张建设。我下班或上班,透过重叠的脚手架,经常看见儿子的小小衣裳在阳台上飞扬。小区水洼四布,泥地处处,滋养了强大的蚊子军。入夜,蚊子军向我这个新移民展示了它们超强的战斗力,我的两条腿经常被蚊子叮咬至状似苦瓜,那时,我抚摸着一个个鼓包,思念着我的南昌。

著名电影演员庞学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迁居珠海,官居珠海政协副主席。我受命去采访,写了一个专访。当年的珠海,养在深闺,她美丽的容貌还蒙着一层面纱。当时人们说到珠海,有两句话常挂嘴边:珠海是个小渔村;珠海是个文化沙漠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,我在专访中写有这样一句话:庞主席,人家都说珠海是文化沙漠,您为什么选择来珠海呢?庞主席是如何回答已不记得,但我的提问十分不妥,是年轻记者的草率落笔。报纸出街后,当时的珠海文化局长、作家唐亢双对

我说:王海玲,你不能说珠海是文化沙漠。之后几天,所到之处有好几个人对我说了同样的话。此事虽久远,依然心存歉意。珠海地方虽不大,但她与澳门陆地相连,与香港隔海相望,得西风渐进之地利。因而在中国近代史上出了不少可圈可点之人物。譬如容闳、苏曼殊,前者有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名号,后者的诗书画及翻译作品,以学贯中西的才华惊艳了我们这些后人。所以当年流行的两句话,前句“小渔村”不假,后句“文化沙漠”实实一顶冤扣的帽子。所谓文化的土壤,珠海历来一直呈郁郁葱葱状。

十多年前,当我得知潘鹤1982年创作的渔女雕像成为文保单位时,我曾经感叹,与我们同时代创作的艺术品竟然进入文保范畴,说明我们的年代已经足够大了。之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,是发现所谓珠海是文化沙漠的陈腐句历经数十年依然没有“肃清流毒”。

前几个月,在今日头条看到一个视频,一位在澳门读博士的内地生,在珠海一个僻静郊区租了一处民居,然后改造,弄得蛮像一回事。然后我听到那个所谓的博士在视频中称,珠海是个艺术沙漠,他改造这个地方是希望珠海的画家、艺术家有个相聚的地方。博士的话,用艺术沙漠替代了文化沙漠,从范畴来说,艺术的范畴小于文化的范畴,但“沙漠”实质不变。我本来是一颗闲心满面笑容看那个视频的,当“沙漠”撞入耳膜时,昔日唐局的心境被我承袭。我心里说:博士呀博士,您学位高,您学问大,但您不好这样说我们珠海,这牙慧如此腐朽,被无数说过的人一再抛弃,没想到被您重拾。

上段文字属于采访中形而上的记忆范畴,此刻一件小事涌入笔端,

闲记之:特区报社在市政府大楼办公也就两三年,之后我们自己起了楼,搬到吉大九洲大道办公。我们的楼紧邻白莲洞公园,公园内有一处水域,说湖有些拔高它了,这水域有面积也有一些深度。那天我在办公室写稿,突然电话铃声大作,原来是报料电话,说白莲洞有小孩溺水,刚刚救出来,要我们记者快去看看。因为现场就在旁边,所以我接了电话就赶去了。到了现场,只见一个肥肥的四五岁男孩还在湖边哭泣,旁边是男孩的爸爸及几个看热闹的。报料人也在,一见我就说,你是记者吧。我点点头,那人就说,这个小孩子也没有大人看着,玩着玩着就掉水里了。他远远看到,忙着赶过来,他人还没到,就见一个小伙子斜刺里冲出,往水里一跃,就将沉下去的孩子救上来了。孩子爸爸说:等我赶到,那个救人的小伙子已经走了。报料人说,人家湿漉漉的不走干什么。你这个老豆呀,怎么当的。看热闹的人告诉我,那个小伙子往那边走了。我一看,大家手指的方向是九洲大道。我再看小孩,已经不哭了,乖乖地被爸爸抱着。

然后我就回来,写了一篇报道“救命恩人,你在哪里?”报纸出街后,第二天,新闻部电话又铃声大作,原来又是报料,说那个救小孩的小伙子已经找到了。那天我不在办公室,但由于第一篇报道是我写的,于是被派去写追踪报道。原来救人者是一个外地来打工的农村小伙子,他很不愿意地接受了我的采访,说,这是很小的一件事,而且水不深也不冷,他跳下去划了几下就把孩子捞上来了。我说,这可不是一件小事,如果迟个几分钟孩子就会有生命危险。小伙子听了只是淳朴地笑笑。随后,第二篇报道也出街了,标题我已经不记得了。之后

我去某农贸市场买菜,经过一个鱼档的时候,有一个人喊我,王记者。我循声望去,原来是那个被救男孩的父亲。现在犹记得他姓陈。他告诉我,他们两口子请那个小伙子吃了饭。我说,哦,很好。他又说,小伙子家很穷,他说他准备借一两万块钱给小伙子,让他学着做生意。

我说,很好呀。他又说,小伙子不肯,不肯借他的钱。之后,我的两篇报道,被当时的市委书记梁广大看到了,梁书记立即要求有关部门解决小伙子的工作及珠海户口问题。然后,我又写了第三篇报道,标题依然不记得了。印象里,小伙子入了珠海户口,入职了珠海环卫部门。进户口、找工作在现在是一件易事,可这些在三十年前都不容易,都很难办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隔三差五去这个菜市场买菜,也断断续续见着那位陈先生,陈先生很善谈,在最初的时间,只要他看见我,总要招呼一声。最记得一次,他和我说着说着,见我忙着买菜,他跟着我走,突然他声音大了起来,他说,现在那个小伙子吃了国家饭,进了户口。他得了那么多,我得了什么?

我停下脚步,看着陈先生,然后我说:你得到什么?你得到一个儿子。写及此,三十多年了,那个开鱼档的陈先生今日不知生意及事业如何?这个采访事情很小,卖鱼的陈先生起初懂得感恩,之后却怀有怨气,细想,是不是有那么一点小意思。

王海玲 一九五六年生人,祖籍山东。中国作协会员,文学创作一级,广东文学院第一、二届签约作家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在特区叹世界》《情有独钟》,长篇小说《热屋顶上的猫》《何家芳情事》《所有子弹都有归宿》《命运的面孔》等。获得多种文学奖。



## 最南端的海 (组诗)

□ 姚风

## 最南端的海

来到大陆的最南端  
大海已是另一个大海  
你转过身,用湛蓝的目光打量我  
然后走向一只船

但你最终独自向前走去  
在水平线的尽头  
纵身跃上蓝天

而我跳进水里,一直游  
游至水变成海  
在浪涛间我饮下大剂量的蓝  
来洗涤我的心身  
我要呕出郁积的阴影、喧嚣和尘埃

## 富春江偶遇严子陵钓鱼

江水清澈,大鱼在深处潜游  
窜动的小鱼,还无法咬钩

你推开攒动的游人  
走进一个替身,坐在江边钓鱼  
钓上来的,不是鱼  
而是一朵朵破碎的浪花

在被批发的死亡中,王朝更迭  
归隐已变成一个虚词,不合时宜  
但你还是脱掉替身  
裸身跳进江里,游向了水底

你甚至没有溅起一圈涟漪  
像是拒绝抛给你的救生圈

## 桐庐的宋桂

这棵宋朝的桂树,依旧满树葱茏  
而宋朝已经灭亡744年了

那是1279年3月  
这棵桂树应该已经栽种下  
但还没有开花

元军逼近,丞相陆秀夫  
抱住王朝最后的皇帝赵昺  
蹈海而亡

皇帝死时才八岁,如果他活着  
该上小学二年级

他背着书包从树下走过  
桂花已经开了

这是很小很小的花  
就像他的年纪

## 抽烟的玛丽

我们说起了保罗  
这个决绝的男人  
三十年前离开了我们  
准确地说,离开了玛丽  
至今杳无音讯

三十年前的一个夜晚  
他和妻子玛丽用完晚餐  
开始一根根抽烟  
他捻灭最后一个烟蒂  
起身说:“亲爱的,我去街角买包烟!”  
说罢,他推门走进了夜色  
再也没有回来

玛丽从此也开始抽烟  
一次次捻灭最后的烟蒂

## 老马

习惯了车把式、行人和汽车  
也就习惯了不再奔跑  
毛皮像一块黄昏  
肮脏,松弛,已接近黑夜  
金属的马蹄  
使没有草的路更加漫长

我坐在县城嘈杂的小酒馆  
看着你使尽力气低下头  
把大车拉上了斜坡  
却不懂用你的语言喊一声:  
老马,进来喝一杯吧!

## 在圣玛丽娅医院

从白色的被单中,你向我伸出一只手  
它修长,枯干,涂着蔻丹的指甲  
像梅花,把冬天的树枝照耀  
这些指甲,这些花,你一次次剪掉  
又让它们一次次怒放

它们,位于你生活和身体的边缘  
但总是这么洁净,这么鲜艳  
哪怕在这所医院

抓住你的手,感到褐色的血管隆起  
血液涌动,从红色的指尖折返  
记得你在书中说,在死亡的内体中  
指甲是最后腐烂的物质

姚风 诗人,翻译家,现为澳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。曾获多个诗歌奖及葡萄牙总统颁授的“圣地亚哥宝剑勋章”。



跟着妈妈去远游

陈敢清 摄

## 碎羽集

□ 孙善文

## 被修整的绿篱

每隔几个月,楼下的绿篱边总会传来一阵持续的咔嚓咔嚓声音。在一把剪刀下,一条条旁枝、一片片残叶,应声而落。

花工成为唯一的法官,他用一节眼光一个手势决定着一片绿意的走向和命运。自从被定义为绿篱,南方的灌木长得越来越来劲,越来越像一堵墙。它竭尽所能,用一如既往的绿,迎春送夏,穿越秋冬。

一堵透风的墙,是风的骨头,将一节节虚无堆砌。

在我面前的一棵棵灌木,它们都活得那么勤奋。但断然不是越努力越幸运的,一只最先挥起的手,一颗最初顶起的头颅,一个最媚的表情,都可能因为被认定不合时宜而被斩断。

一把修整过绿篱的剪刀,并非

熟知的中庸之道。

## 防风林

风暴即将来临,我从它颤悠的身体中已听到声音。它说的每一句话,都是对站在它身后的我最真切的警示。

很多年前,故乡的海滩边就种植起这样的一排排水麻黄树。它们集体看海来了,抬起头,挺着胸,一点点地撑开自己的眼界:先是看到一角的海,慢慢可以看到一片的海,最后看到海的无垠。是一种向上的姿势,才让一些可能无限放大,或许,再高一点再高一点,就能看到风的来处了。

我常常想着,防风林里饱经风霜的木麻黄,或许就是我们村子里曾经认识的某个人,他们迎风而立,踽踽前行,直到倒下而朽去,再化为一棵普通的树,站在老地方庇护我和村庄。

斗与被斗,都隐含着活筋动骨的响声。在海边,风不会骤然停下来,只是我们看不清而已。那些疾风、大风、烈风、狂风、暴风、飓风,有时会化为微风、清风、柔风、细风、暖风,让风吹云散,让云淡风轻。风吹过,万物无声。这是风的飘忽和隐忍之处。

风不会死去。防风林会死,但也是变着法子活着。

所有希望留下的云都因眷恋土地已化为雨。一些因防风而倒下的木麻黄等树木,常常被制作成台、椅、柜,甚至床,与我们紧紧靠在一起。

## 远看有色

我曾惊讶于这几乎一夜之间在单位门口的绿地上长出的米黄色小花。

当我走近时,我发现所看到的都是错觉所致。这些铺了一地的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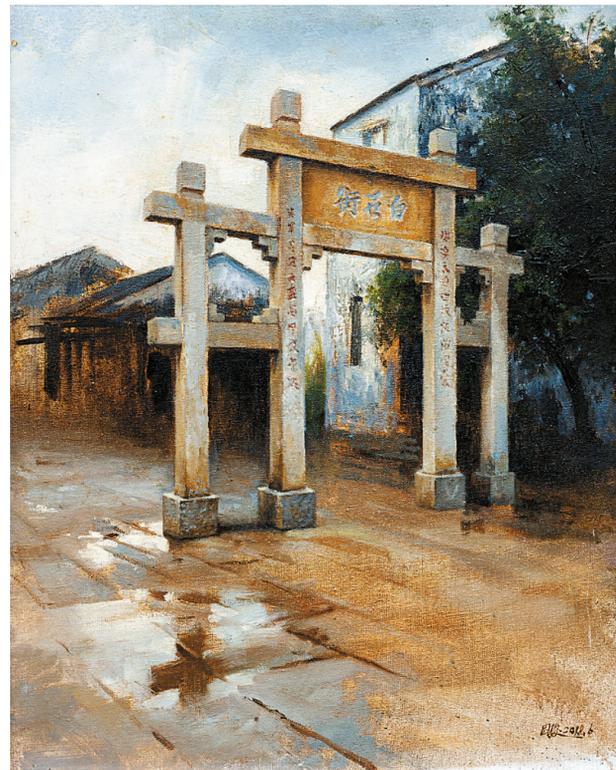
花,其实是前天花匠在修整草坪后留下的枯草。

春天的到来,将我的视野叙述成乱花迷眼,让一根根枯叶长出了春的气质。

我站在一根根枯草中间。我们面面相觑。它们多么像一颗颗盛开在土地上的头颅啊,有着崇高的思想,有着缤纷如画的内心。

站远点,在一些潦草的意境中,或许,我们可以发现另一种美的轨迹。

孙善文 广东雷州人,现居深圳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文学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日报》《天涯》《散文》《散文选刊》《山花》《延河》《诗刊》《星星》等报刊,入选多种年度选本,被选用多地中学语文试卷。出版作品集《行走的树》《在隧洞中穿行》。



白石街(油画)

王国俊 作品